



左
繡

二十六、二十七

昭
定

自二十七年至末
自元年盡七年

服部文庫
117
195
14



117
195
14



左編

錢塘 馮李驊天閑
陸浩大瀛 評輯

同學 錢塘范允斌右文
仁和沈乃文襄武參評
同懷杭州陸 偲吳阜

男 馮張孫延漢
翼孫念詒 校輯
九孫思蔭
男 陸麟書素友

春秋經傳集解

宋林堯叟唐翁附註

晉杜 預元凱原本 唐陸元朗德明音釋

後學 馮李驊天閑增訂

昭公七年第二十六

經丙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 自鄆 公至自齊居于鄆

○夏四月吳弒其君僚 僚亟戰民罷又伐楚喪故光 乘閒而動稱國以弒罪在僚

○稱僚弒公子 無極楚之讒人 光立是為闔廬 楚殺其大夫卻宛 宛所明知而信

近之以取敗亡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

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林外大夫自為會

○冬十月曹伯午卒

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

○邾快來奔

無傳快邾命邾也故書

○公如齊

自鄆行

公至自齊居于鄆

無傳

傳二十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處于鄆言在外也

在外邑

故書地

○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

前年楚平王卒

使公子掩餘公子

燭庸帥圍潛

二子皆王僚母弟潛楚邑在盧江六縣西南

使延州來季

子聘于上國

為未段伏與金與子如國後復

遂聘于晉以觀諸

侯

觀疆弱

楚莠尹然工尹麋帥師救潛

二尹楚官然麋其名

左司

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

都君子在都邑之士

有復除者王馬之屬王之

與吳師遇于窳令尹子常

以舟師及沙汭而還

沙水名

左尹卻宛工尹壽帥師至

于潛吳師不能退

楚師疆故吳

吳公子光曰此時也

弗可失也

欲因其師徒在外

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

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

光吳王諸樊子也故曰我王嗣事

前云魯地猶係之魯此云在外直外公矣

此篇叙吳光弒王僚事。中幅奇妙。乃文之正。面起段為中段。作引反將末段倒插于前。尾句本為楚師作結。却緊與起句反照。作對尤精妙。獨出之文。

俞寧世曰。弒君若無道也。吳僚罷民。贖戰。乘人之危。外失爪牙。內空心營。以殺其身。因喪而伐。闖亂而還。吳楚曲直。儼如鐵案。而僚之罪不容道矣。

連寫七句都是極形其嚴密為專諸出色也妙筆 羞者執羞者凡寫兩過其難其險使讀者亦為之擔憂而下文成功分外駭疾也 妙在預先摹寫詳細則臨時真劍用筆便得從疾否則地查忙亂矣此敘事全在伏筆有法善作地步則寬然有餘 荆軻傳却不預伏偏于臨事細寫叠連轉出別有分外駭疾之妙此是史公雄才獨見奇妙然畢竟是費力事簡便固須讓前重人

傳以闔廬為主言外却注意季札不討吳光自是季子智有餘而勇不足處首尾伏應不必言看中間敘逆謀特點雖至不廢一筆是亦作者之陽秋也已

兩筆一結吳一結楚收拾簡淨

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 至謂聘還 罇設諸曰王可弑也

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 猶言我無若是何欲以老弱託光 按史記母子皆指王

僚說言其無奈我何與下 言我身 光曰我爾身也 言我身 夏

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 掘地為室 王使甲坐

於道及其門 至光門 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鉞

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 羞進食也獻體解衣 鉞者坐

行而入 坐行 執鉞者夾承之 承執 及體以相授也 鉞

進羞者體以 兩層相以 光偽足疾入于堀室 恐難作王黨 罇設

諸真劍於魚中以進 此劍所不刺也 抽劍刺王鉞交於胸 交鉞

遂弑王闔廬以其子為卿 闔廬光也以 季子至曰苟

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

君也吾誰敢怨哀歛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

從之先人之道也 吳自諸樊以下兄弟相傳而不立適是亂由先人起也季子自知力

不能討光 復使命 復命哭墓 復使命 復位而待 復本位 吳公

子掩餘犇徐公子燭庸犇鍾吾 鍾吾 楚師聞吳亂而

還 言聞吳亂明卻 宛不取賂而還

起手一行將一篇之線提清以下一一分應前半詳寫無極用諛後半重寫令尹信讓末段則用諛者行以自警而信讓者且還而自病也是一首極有稟畫文字

諛殺卻宛自以無極為主而將師佐之其寫令尹信讓處正為下文殺無極起本末以令尹病之作結此不是寫令尹忽然良心發見正是寫無極惡貫滿盈也須知

費鄲雙起雙結中間前半寫無極後半寫將師各以詳畧見輕重令尹則處處串出史記寫田竇之際全學此段筆意飲酒寘甲兵子惡亦殊夢夢提個直字和字便番為出脫矣妙此經書名罪

宛正文故傳特詳之

三段極寫無極兩面三刀字字入情肖甚

此段極寫令尹信讓發怒而將師之趣便快心國人之同心護庇無不見焉筆筆與起句應也

為國人欲蒸不蒸光景意思如括全在兩焉字虛若得神

○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以直事君鄆將師為右領

右領官名○鄆於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

常賄而信讓無極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

酒子惡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

人也不是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為惠已甚吾無

以酬之若何酬報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

焉擇取以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

從以酬之曰無極辭司馬法弓矢圍笈矛守戈戟

只一種器耳不知取張帷陳甲及饗日帷諸門左兵其中無

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用在門矣唐云一駱

子必無往且此役也此春救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

焉而還又誤羣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愈見前篇起結之妙

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

召鄆將師而告之告子惡門有將師退遂令攻郤氏

且蒸之蒸燒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蒸令曰不

蒸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秉秆焉編

苦也秉把也秤稟也。○營古顏反秤古但古且一反

正義或取一片苦或取一把稟言民不肯燒之
國人投之遂弗蒸也令尹炮之炮燔郤宛始矯令尹之命至此國人不

從令尹乃自燔之也正義謂此將帥令眾之辭亦拘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

終與其弟完及佗令終陽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楚大夫皆

郤氏唐云國人說之一篇之主處處帶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郤氏費氏自以為王專禍

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蒙欺也令尹盡

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為下殺無極張本

○秋會于扈令成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

兩信字首尾開耳

子猶受貨後又寫范獻取貨有其極言

後一遍就這事說前說他天救後說他民助已都回更盡情却又轉說個吾亦願納以縱為擒筆筆皆透

兩層都以季氏魯君對起而側重季氏作收前半只就舊事虛歇後半方點出難字兩層只一綫也

此篇當與子猶篇對看同一借端舊事彼拈宋公昭子之死作話頭此便直從起手時事作話頭彼以兩事對說此以兩事串說行文各出心裁自成一片机杼觀此兩文可悟

前半語語為季氏出脫而曰脩曰天又語語誇張後半語語為季氏鋪張而曰

此前受貨許畧各變

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

子梁宋樂祁也貞子衛北宮喜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

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復猶安也休公徒之怒休息也

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

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

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淮夷魯東夷有

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公雖在齊言齊不致力有天之贊有民

數語只是申說

弗敢宣曰如在國又語語出脫如其言直是不當納不可納不必納耳

直說魯無成較于猶從君以上回得斬截兩兩對看方見行文各有立意措辭之妙

孫執升曰君子于扈之盟不特見魯三家之橫并見晉六卿之強不特見天下之無王并見天下之無伯

子家論事必轉出數意此篇只是一意而作四五轉一轉一痛不知其是洵是墨矣

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宣用事也

君如在國善公行告公至是也補正曰當時諸侯出奔即別立君惟魯不敢故昭公雖在外

而意如猶以說得冰冷故缺以為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君禮事之

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歿之二子懼

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以難納曰晉君

○孟懿子陽虎伐鄆陽貨季氏家臣鄆人將戰子家

子曰天命不惰久矣惰疑也言使君亡者必此眾也

言君據鄆眾以言併鄆亦在不牢與魯戰必敗亡天既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

鬼神此必敗也正義曰况嗚呼為無望也夫其歎

於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于且知且知近

○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詐者莫不誦令尹進詐

祭祀也終為一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廐尹莫知

其罪而子殺之以與誦讒至于今不已左尹郤宛也

終戍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誦猶弗為也今吾子殺

人以與誦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

莫不知去朝吳先伏智字在山蔡侯朱在二十喪大子建殺

在十五年昭公

此文是兩對格又一頭兩脚格以殺人與誦為不仁愛護自危為不智都用雙調開合對仗分明然前半夫左尹與中廐尹單提下半無極楚將師雙提藏奇偶于兩對之中因方為珪遇圓成璧此文兼之

固是截對然殺人由于愛護下半只申上半乃是一意翻作兩層說惑字起惑字止首尾回環合兩為一章法固密極矣

俞選聯前篇為一評云直而和賄而信讒比而惡之三句是兩段之綱前段叙

得明後段論得透兩段俱以國字作關
鍵分之有小結束合之有大結束又一
創格可為知言

似對非對似複非複波致橫生有謂左
傳不當以機詞求者終是亂頭粗服之
見也
唐錢周曰前人評此文直而快逸近戰
國良然但國策皆詼諧談笑之文此則
痛哭流涕之文也會當有別

受人如此輕薄而恬然安之真意心人
也
其飲酒也乃飲酒趁筆叙落簡捷

兩乃字敷衍在有意無意之間前乃字
見飲酒在子家料中後乃字見君出亦
在齊侯料中蓋并宰獻亦不許其終席
也惡極

連尹奢在二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温

惠其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

也暗帶于常愛讒在內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三不辜郤氏 陽氏晉陳氏 幾及

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

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在位無愆過吳新有君光新立也疆

場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

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

罪敢不良圖九月己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

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

○冬公如齊齊侯請饗之設饗禮子家子曰朝夕立於

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此子家料事之詞正義謂勸公用宴禮而飲酒未

合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比公於大夫也禮君不敵臣宴大夫使宰為主獻獻

爵也請安齊侯請自安不在坐也劉服以公燕卿大夫有君自以我安之文謂此請魯侯自安者非

子仲之子曰重為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仲魯公子

二年謀逐季氏不能而奔齊今行飲酒禮而子家子

欲使重見從宴媒也○重直勇直恭二反乃以君出 辟齊夫人

此篇通叙兩人兩事一正叙一原叙本
是常格妙在前半單叙一人已畢中間
東上落一忽將兩人一總結斷後却另
叙一人臨了更不回抱收應一字分明
兩人分開兩頭而以中節作一篇樞紐
也此合傳中之變格又開後人無數巧

○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戍于周魯人辭以難
籍秦籍談子
以不書戍周
籍秦籍談子
此亦范鞅心照者
經丁亥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無傳六月
而葬緩

公如晉次于乾侯
乾侯在魏郡斥
止縣晉竟內邑
○夏四月丙戌鄭
伯寧卒
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
○六月葬鄭定公
無傳

三月而
葬速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無傳未同盟而赴
以名○林悼公卒
頃公
結立
○冬葬滕悼公
無傳

傳二十八八年春公如晉將如乾侯
齊侯卑公
故適晉
子家子

詳及此等為公與邾為子家與耳

其亦使逆君猶言也等人來逆君奈何
不等人逆而自先到此也

此篇通叙兩人兩事一正叙一原叙本
是常格妙在前半單叙一人已畢中間
東上落一忽將兩人一總結斷後却另
叙一人臨了更不回抱收應一字分明
兩人分開兩頭而以中節作一篇樞紐
也此合傳中之變格又開後人無數巧

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
欲使次
於竟以
命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
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一个
而即安於甥舅其亦
使逆君
言自使
齊逆君
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
逆著乾侯也
言公不能用

○晉邢勝與鄔臧通室
二子邢盈家臣也通室易妻
○鄔舊音烏戶反又音偃按

地名在周者從烏烏戶反在楚在鄭者音偃在晉者
於慶反字林乙祛反皆從焉後傳彌牟為鄔大夫同
一於
邢盈將執之
盈祈午
訪於司馬叔游
叔游司馬
愛反

變法門矣

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鄭書古書名也言言正直

者實多徒衆。惡知字正義以無道立矣子懼不免

直為惡以正為醜又鳥路反詩大雅○多辟匹亦反立辟婢亦反

言世亂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姑已若何姑且也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言討家臣

無與遂執之祁勝賂荀躒為之言於晉侯晉侯

執祁盈以其祁盈之臣曰鈞將皆死鈞同愁使吾君

聞勝與臧之歎也以為快愁發語乃殺之夏六月晉

殺祁盈及楊食我楊叔向邑食我食我祁盈之黨也

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初叔向欲娶於申

公巫臣氏夏姬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

鮮吾懲舅氏矣言父多妾勝而庶子其母曰子靈之

妻殺三夫楚襄老及巫臣也時巫臣已死一君陳

公一子夏徵舒而亡一國陳兩卿矣孔宣儀可無懲乎

吾聞之甚美必有其惡是鄭穆少姬姚子之子子貉

之妹也子貉鄭靈公夷子貉早歿無後而天鍾美於

是是夏姬也鍾聚也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

叙食我之殺却不詳其黨初盈事而詳其初生且進而詳其所由生左氏好誕蚤為枯告家倫一好証佐

生女黥黑

有仍古諸侯也美髮為黥○黥之忍反說文作參又作鬢稠髮也

而甚美

光可以鑑

髮膚光色可以照人

名曰玄妻

以髮黑故

樂正后夔取之

夔舜典樂

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怵無厭忿類無期謂

之封豕

類豕也封大也○採因其名伯封謂之封豕按定四年傳封豕長蛇對舉只作大字解

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

羿篡夏后者

且三代之亡共

子之廢皆是物也

夏以妹喜殷以妲己周以褒姒三代所由亡也共子晉中生以驪姬

廢○喜本

女何以爲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

義則必有禍也

尤異

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

此篇名語釋綸播映千秋

寫家常事都活寫出一種神理來奇妙之筆何所不有

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

子容母叔向嫂伯華妻也姑叔

向曰長叔姒生男

兄弟之妻相謂姒釋親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姒後生爲婦孫炎云

同出俱嫁事一夫是以身之長幼言也釋親又云長

婦謂離婦爲娣娣婦謂長婦爲姒婦則當以夫之

言矣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

子野心非是莫喪年舌氏矣遂弗視

先抱二句

○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爲政

獻子魏舒分祁氏之田以

爲七縣

七縣祁祁平陵榎陽塗水馬首孟也○榎古杏反分羊舌氏之田以

爲三縣

銅鞮平陽楊氏司馬彌牟爲鄆大夫

鄆大原

賈辛爲祈

鄆縣

古人語。語真摯。伏得忠字。掩斷亦有兩節。先以三項參。垂作對。以結首段。次以兩項。整齊作對。以結中段。萬變化于常法之中。神明于規矩者也。

前平寫十人。此詳六畧。四兩謂字提頭。兩舉字敘脚。皆文字片段。整散相制法。

于六人中。又抽出一首一尾。一以子故。一以親故。詳畧之極變者。看他自十人而六人。而兩人。一路由詳而略。以略為詳。至末以夫子語兩對收束。此等結局。自是左氏獨步。

魏子本只問舉親。成縛却兼論舉善。故以親疏一也。句承上轉下。然本節終以魏戊為主。引詩釋詩。只作推論帶說。不重也。已伏結處對煞之根。

大夫。大原。司馬烏為平陵大夫。魏戊為梗楊大夫。皮

舒庶子梗陽在大原。知徐吾為塗水大夫。徐吾知盈。孫塗水大

原倫次縣。次。韓固為馬首大夫。固韓。趙孫孟丙為孟大

夫。大原孟縣。補正今本作孟丙。非漢書地理志云。孟晉大夫孟丙。邑以邑為名。猶魏壽餘。邯鄲午之

等。樂霄為銅鞮大夫。上黨銅鞮縣趙朝為平陽大夫。朝趙勝曾

孫平陽。侯安為楊氏大夫。平陽楊氏縣謂賈辛司馬烏為

有力於王室。二十二年辛烏帥師納敬王。烏帥師納。故舉之謂知徐

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矢職能守業者也。卿之庶子

為餘。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四人

司馬彌牟孟丙樂霄侯安也受縣而後見。魏子謂成言采衆而舉不以私也。補正言非素識。照義字。

鱒。鱒晉大夫。鱒音專。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為黨。

乎對曰何也。戊之為人也遠不忘君。遠疏。近不偏同。

不偏。居利思義。不苟。無濫。應能守。有守心而無淫

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晉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光大也。

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

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唯此文王。

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

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

施于孫子詩大雅美文王能王大國受天福施及子孫○莫亡自反又如字心能制

義曰度帝度其心德正應和曰莫莫然照臨四方曰明勤

施無私曰類施而無私物得其所無失類也教誨不倦曰長教誨長人之道

賞慶刑威曰君作威作福君之職也慈和徧服曰順唯順故天下徧服

擇善而從之曰比比方善事使相從也經緯天地曰文經緯相錯故織

九德不愆作事無悔九德上九日也皆無愆過則動無悔吝故襲天

祿子孫賴之襲受也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

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醜蔑惡惡貌欲觀

叔向從使之收器者從隨也隨使人應歛俎豆者而往立於堂下

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醜明也素聞其賢故聞其言

而知之正義舊說云下執其手高來何詩親愛以上曰昔賈大夫

惡賈國之大夫惡亦醜也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皐

為妻御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

之皐澤

前一段極板重後一段極風趣設色妍妙化工無兩

引古中又引古格法特開後人竊用不一而足顧安得有此雋永之致耶一云惡一云少不颺想賈辛亦一貌醜人也對姓賈人恰有一賈大夫故事天造地設吾不知其有意無意矣

對收中先用側筆以義字兼十人說忠字並指一人說也後又用平筆以魏戊賈辛都抽出另說也一筆不苟然甚精細

耳將者進疑之發結句便寫出他決絕

開明布置絕不露一毫風色爾于後文一一註明又只自說自話絕不提破本意而自著者打動不入諷諫之極則

也或者不知誰何之辭分明虛無是公

春秋左傳

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兩字在不可已下貌

不揚句在不可已上顯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

遂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應因賈辛有功而後舉

之言人不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照忠字也墮損仲尼聞魏子

之舉也以為義日近不失親謂舉遠不失舉以賢可

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為忠先賞王室之詩曰

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詩大雅永長也言能長魏

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冬榎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上魏其大宗

賂以女樂故是君家所饒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二

魏子之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榎陽人賄莫甚

焉吾子必諫許諾退朝待於庭魏子朝君退而饋

入召之又云兩字一可也比置三歎既食使坐更命之魏子曰

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

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或他人也饋

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申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

石類
隱隱躍躍。醞藉無雙。三嘆兩項用明。
一項用暗變甚活甚。
結句寫獻于不言而喻妙。絕孫執升云。
其諫也。若不知其事。其辭也。若不因其。
諫。進言受言皆君子也。可為知言。

為兩頭奔欲哭。

而。有。不。足。是。以。再。歎。魏子中軍帥。故謂之將軍。及饋之畢。願以小

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屬足也。言小人之腹。飽管知厭足。君子之

心亦宜然。○屬之王。獻子辭梗陽人。所以與也。

經。子。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以乾侯至。不得見晉

侯。齊侯使高張來唁公。唁公至晉不見。受高張高偃子。○公如晉。次

于乾侯。復不見受。往乾侯。○夏四月。庚子。叔詣卒。無傳。○秋七

月。○冬十月。耶潰。無傳。民逃其上。潰潰散叛公。

傳。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

唁。公稱主君。比公於大夫。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

○三月。己卯。京師殺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魯之子。

皆子朝黨也。稱伯魯。固之復也。二十六年。尹固與于

魯子終不說學。朝俱奔楚。而道還。

有婦人遇之。周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為禍。行則數日。

而反。是夫也。其過三歲乎。夏五月。庚寅。王子趙車入

于鄆。以叛。陰不佞敗之。趙車。子朝之餘也。見王殺伯魯。等故叛鄆周邑。鄆列勉

反

也。原事已見前。故特詳尹固以為世戒。

此等人至駭。愧此婦人矣。

嗚子家而省馬。憤息于曾而黜公為困窮之極。始有一隙之明而亦殆將死矣。可憐哉。

○平子每歲買馬買買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

侯公執歸馬者賣之賣其乃不歸馬衛侯來獻其乘

馬曰啓服啓服馬名。釋畜云馬前右足白啓此馬蓋啓色而夾轅者墜而死墜

也公將為之櫛為作棺也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

乃以帷裹之禮曰敝帷不益為理馬也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

於齊侯龍輔名正義周禮澤國用龍節皆金也輔成焚之玉函說文云龍禱早玉為龍文者

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陽穀齊邑公衍公為之生也

其母偕出出之公衍先生公為之母曰相與偕出請

相與偕告留公衍母使待已共自公三日公為生其母先以告公

為為兄公私喜於陽穀而思於魯曰務人為此禍也

務人公為也始與公若謀逐季氏爾躬不測也爾後且後生而為兄其誣也久矣乃黜

之而以公衍為太子

○秋龍見于絳郊絳晉國都魏獻子問於蔡墨蔡墨晉大史曰

吾聞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

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言龍無知乃人不知之耳正義言人自無擾龍之術故

不生得非龍之智也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豢御養也

此篇論龍為主末段只是常說不重然妙在一路都逐層啣接故雖餘波而不嫌于贅也

獻子以不生得為龍之智蔡墨以龍不生得由于人之不智非謂龍之有智二句雙提前一段見人智則龍可御可豢乃至可醢此承非龍實智說後一段見

官業則物至官。奔則物伏。不唯不生得。而且莫能物之。此承八官。不智說。順提。創應兩層一綫。引易處附會尤佳。

秦龍御龍平提分叙。却仍用通甲章法。不板。

只說一半。且作小歇。插入何故無之一。謂不過頓挫之法。其實與上截一片說去。非另起炉灶也。

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

對曰。昔有颺叔安。颺古國也。叔安其君名。颺力謬反。有裔子曰董父。

裔遠也。立孫之後為裔。實甚好龍。能求其者。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擾順也。

小反。一音。氏曰參龍。參龍官名。官有世功。則以官氏。封諸騶川。騶夷。

氏其後也。騶水。上夷。皆董姓。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

甲擾于有帝。孔甲少康之後九世君也。其德能順于天。帝賜之乘龍。河漢。

各二。合為。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參龍。氏有。

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陶唐堯所治地。學擾龍于參龍氏。

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夏后孔甲。以。

更豕韋之後。更代也。以劉累代彭姓之豕韋。累尋遷魯縣。豕韋復國。至商而滅。累之後世復承其國。為豕韋氏。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潛藏也。藏以為醢。

醢。明龍不知。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求致龍也。懼而遷於魯縣。

不能致龍。故懼遷魯縣。自范氏其後也。晉范氏也。獻子曰。

貶退也。魯縣今魯陽也。言龍非智何故不生得也。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方法。朝。

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殃及之。失職有罪。失官不食。不食官祿。

宿其業。宿猶安也。其物乃至。設水官脩則龍至。若泯棄之物乃坻。

伏。泯滅也。坻止也。鬱湮不育。鬱帶也。湮塞也。故有五。

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為上公。祀為

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五官之君長能修其業者死皆配食於五行之神為

王者所尊奉。木正曰句芒。正官長也。取木生句曲而有芒角也。其祀重焉。火正曰

祝融。祝融明貌。其祀華焉。金正曰蓐收。秋物摧尊而可收也。

其祀該焉。水正曰玄冥。水陰而幽冥。其祀脩及熙焉。土正曰后

土。土為羣物主。故稱后也。其祀句龍焉。在家則祀中雷。在野則為社。雷力救反。賈逵云句芒祀于

戶。祝融祀于竈。蓐收祀于門。玄冥祀于井。后土祀于中雷。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

龍不生得。棄廢也。正義曰。先儒皆以五靈配五方。水五行相生。王者修其母則致其子。水官修則龍至。木官修則鳳至。火官修則麟至。土官修則白虎至。金官修則神龜至。今水官廢。龍不生得。母不修。故子不至也。按此只作水官不修。故無水內之靈物。前說似

鑿。不然周易有之。言若不爾。周在乾三三。乾下乾之

姤三三。乾初九變。曰潛龍勿用。乾初九。其同人三

離下乾上同。曰見龍在田。乾九二。其大有三三。乾

離上大有。曰飛龍在天。乾九五。其夬三三。乾下兌上

乾九五變。曰飛龍在天。乾九五。其夬三三。夬乾上九

夬乾上九

故不生得已。結慮了畢。忽用反掉。則會易義。連片寫出許多龍字。想見文心之巧。易雖取象。斷章取義。何妨認真。必執古訓相繩。千古無奇妙文字矣。

夬乾上九

故不生得明對莫知于龍即是暗應人
實不知誰能物之明對何故無之却是
暗應非龍實知回環細密之極

自是餘波而分合順逆詳畧奇偶一筆
不苟所謂搏鬼亦全力者非耶

孫執升曰張華博物志王嘉拾遺記遜
此典與

俞寧世曰讀鄉子論官知萬物皆備人
之理讀史墨論龍見知人能盡萬物之
性

趙荀壽時之刑書知是范氏所為起處
提清後支議論有根妙在晉國亦預點
身一筆便見夫子曰論晉國天體史墨
方論三人本分各有頭項此等提法伏

變○夬○曰亢龍有悔乾上九其坤坤上坤下坤

曰見羣龍無首吉乾用九坤之剝坤下艮上剝

曰龍戰于野坤上六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物謂上

稱龍各不同也今說易者皆以龍喻陽氣如史墨之言則為皆是真龍獻子曰社稷五

祀誰氏之五官也問五官之對曰少皞氏有四叔少

金天氏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能治使重

為句芒木該為蓐收金修及熙為玄冥水世

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窮桑少皞之號也四

職濟成少皞之功歟皆為此三句無提束顓頊氏有子曰犁為祝融

犁為火正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共工在大皞後神

其子句龍能平水此其二祀也后土為社故明言為

社稷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烈山氏

諸侯補正賈鄭皆自夏以上祀之祀周棄亦為稷

以烈山炎帝之號稷自商以來祀之傳言蔡墨

既勝夏廢柱而以棄代之自商以來祀之趙鞅趙武孫也荀寅

晉所取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今晉國各出功

法直細針密線得似平淡而忽之

氏在曲矣四字較叔向弄禮徵書語更簡雋可思

上層論晉國却帶起宣子下層論三人却帶上國法兩層一串因左氏章法之大也

論三人處皆主輕重詳畧抑揚字字有法有筆

計令一鼓而足因軍役而為之故言遂。服云鼓量名正義解用橐弱火非是補正王肅家語註三十斤為鈞鈞四為石石四為鼓蓋用四百八十斤鐵。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仲尼

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序位民是以能尊

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僖二十七年文公蒐被廬修唐叔之法以

為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曲矣何以尊貴棄禮徵書故不尊貴。正義民知罪之輕重在于曲矣貴者斷獄不敢增加犯罪者取驗于書更不思上

貴何業之守。民不奉上貴賤無序何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子却仍重在晉國不侵下段語頭范宣子所用刑乃

在文六年一蒐而三易中軍帥賈季箕鄭之徒遂作亂故曰亂制。正義曰始晉侯將以士穀梁益耳將中軍是一易次先克以狐射姑將中軍是二易終陽處父以趙盾將中軍是三易。若之何以

為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蔡史墨即蔡墨中行寅

為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為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范宣子刑書中既廢矣今復興之是成其咎易之亡也猶言

兩人共為此事交易使亡劉燧謂荀寅加地范氏之惡范氏已欲免禍今復改易之而使亡語欠明其

○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鑄刑鼎本非趙鞅意不得已而從之若能修德可以免禍為定十三年荀寅士吉射入朝歌以叛

經已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釋不朝正于廟○夏六月

庚辰晉侯去疾卒未同盟而赴以名○林○秋八月

葬晉頃公三月而葬速○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禹

葬楚徐子稱名以名告也

傳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不先書鄭與乾侯非

公且徵過也○當例重徵過一也徵明也二十七年二十八年公在鄭二

者所以非責公之疾且明過謬猶可掩故不顯書其所在使若在國然自是邾人潰叛齊晉卑公子家忠謀終不能用內外棄之非復過誤所當掩塞故每歲書公所在○正義曰不先書內有兩意一則非責公之妄以君舉必書今在鄭與乾侯皆輕畧不記似若不足可錄然一則明公過謬猶可掩以被臣逐居于外若顯書之則恥惡尤甚也

○夏六月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

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

在襄十五年伏豐字今吾子無貳何故弔葬對曰諸侯所以

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

不唯責不書有故并先後之間都有故如此若經乃身細心

此篇大旨只拿定恤其所無一語然只說一而便難醒快看他將小事大陪大字小豈忘其命先自己安放一層中間以先君助執紼陪士大夫不獲數都用

執進一步法而以慶其加陪不討其乏
把舊禮作個榜樣末將王吏陪晉大夫
又是高一層作反激然後拈一舊字分
出兩樣以豐陪省應開不開作收然
通篇兩意相形反復推敲到底不卑不
亢珠圓玉潤真足品日斯文

以為禮也下可以徑落女孟從舊捕入
靈王一層既引古又証今襯托分外有

前替他添一禮字作話頭此又替他生
一舊字作話頭最是持矛刺盾秘訣兩
說窮舌端國策勝場則夫人而知之矣

開不開豐與省雙敲最佳

此篇為吳滅徐徐奔楚傳首尾敘事申
間議論自成章法末節吳子伍員問答
自為後入楚緣起不相合也然將以書
吳楚子是始病呼應亦復一錢從俗無
不可耳

其時命隨時共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

開其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言不敢忘其命

以所備御者多不及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

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

敝邑之閒先君有所助執紼矣紼輓索也禮送葬必執紼輓音晚若

其不閒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不得知先王禮數

大國之惠亦慶其加慶善也謂善而不討其乏明

底其情底致取備而已以為禮也正義曰善其有加不討其乏明知

鄭國致其情實靈王之喪在襄二我先君簡公在楚

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少年王吏不討

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孟從舊蓋何舊有豐有省不

知所從從其豐則寡若勿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言

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傳言大

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十七

公子犇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大封與土田定使監

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子犇楚楚使逆之於

特提將以書吳一筆文便句句是吳不
可害書吳適以自害意警而詞特圓

諫語凡兩層前一層不當驅其難以重
怒之是正說後一層偏見神靈族姓以
侍其歸乃是安頓楚子中數語作轉折
揚吞吐風調極佳

一調凡作數轉一句凡作數層最是曲
折清勁之筆 孫云三平字法宜而調
透

只山水二字一作死字用一作活字用

未段敘事照應起處正是照應中間蓋
已結下重怒公案播揚自此始矣
孫月峯曰強鑿重怒子西之言誠是然
子西在吳終亦不能止其來何不一言
及之

一意三轉出凌而深活寫出有心識人

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城取於城父與胡田以

與之胡田故胡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

而親其民視民如子幸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吾邊

疆使柔服焉猶思其至柔服謂不與吳構怨吾又疆其讐以重

怒之無乃不可乎讐謂二公子吳周之胄裔也而棄在海

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

於先王先王謂大王王季亦自西戎始比諸華不知天將以為虐乎使

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

終不遠矣言其事行可知不久我盍姑億吾鬼神億安也而寧吾

族姓以待其歸善惡對將以害吳將焉用自播揚焉播揚猶王弗

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

水之防壅山水一執一滅詳畧各變已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斷髮自

擄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

遂犇楚邇近也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

子處之夷城也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在二余

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

即巫臣奔命之法更寫得詳明精彩百

倍前接連三轉却用三也字此接連四轉却用四之字蓋調法相應成章也未以一筆煞住神氣貫注活虎生龍

俞蓋世曰精透簡當與鄭子元敗戎師為匹敵惟莫適任惠政可用此計若遇知武子兩軍相當佐以諸侯吳反傲矣火牛車戰豈可執成法哉

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眾而乖莫

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焉肄猶勞也一師至彼必

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罷敝於道亟肄以罷

之亟數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

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為定四年吳入楚傳

經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

會晉荀躒于適歷。適歷晉地。林書公在乾侯季孫而助臣也前士鞅會諸侯之大夫于扈將以緘公取貨于季孫而遂不果荀躒復為此會昭公所以死于

外也襄昭之際大夫無君之禮晉人為之也

十五年盟重丘。林晉侯使荀躒唁公子乾侯。將

獻公卒子襄公定立。無意如迎公故。秋葬薛獻公。冬黑肱以濫來奔。

荀躒來唁。黑肱邾大夫濫東海昌慮縣不書邾史闕文。濫力

甘力暨二反慮音閭或如字。林傳言邾黑肱也其不

係之邾濫嘗自別于邾也。圍戚不日圍衛戚取鄆不日取我鄆皆如二君之辭也。十有二

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傳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公

不容於臣子外不容於難得奸机會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

齊晉所以久在乾侯。

上傳云不能外內此雖公之失亦外內未有可合之機耳今則季孫因名而來且願從君而歸矣荀躒且以季孫不敢逃死勸公矣外既有助內又自來竟

聽一言之逐不計終身之慙雖欲入乘
入于魯師而終不得也則子家之所無
如何者也故明年傳曾一筆曰不能用
其人蓋深惜其失此一好機會矣

通篇作兩半讀依經分傳前半是季孫
會荀躒事後半是荀躒言公事以兩真
召使躒句為眼目前言季孫以出後勸
昭公以入兩邊各各中窺而一則曰若
得從君而歸敢有異心一則曰所能見
夫人者有如河直如冰炭之不相合使
讀者不暇責季孫之偽而深恨昭公之
騷此下筆之有術也

未會前先寫季孫一邊布置未嘗前亦
先寫昭公一邊情事兩截相連所立
而子家起子家止不截目為呼喚任其
無從起子姑歸祭矣矣合兩截為呼應
章法完密極矣

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
亦奈之何
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
受無咎之任
補正受猶任也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

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
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
伏而對曰事君臣
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
肯遠不敢辟罪
君若以臣為
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
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次
雖賜以死
若弗殺弗亡君之

惠也次且不松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
異心
言罪已輕重以答荀躒
夏四月季孫從知伯
如乾侯
知伯荀躒
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
而終身慙乎公曰諾眾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
君君一言使
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
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
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冀除宗祧以事君
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
孫也言若

夫夫人謂季
孫也言若

與上伏而對相映都是串通做法俞云
子家明知其偽而昭公說以為真也

讀至此等處使人悶死

只淡淡寫來不替一辭而多方之誤在
目結語點睛峭甚

此篇全是論斷自段單就本題詭以下
將書盜作陪搥論春秋書法乃左氏自
作一首反復條暢文字非如他篇僅僅
叙述而已也

開手第一筆以結句為起句變調亦奇

即就君子發端先虛領一遍

見季孫已當受禍。荀躒掩耳而走。怪公所言曰。寡君
明如河以自誓。示不忍聽。

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言恐獲不納君之罪。今
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

君。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
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傳言君弱不

薛伯穀卒同盟故書。謂書名也。入春秋來薛始書
傳在下者欲。魯事相次。

秋吳人侵楚。我夷侵潛。皆楚。楚沈尹戌帥師救

潛。吳師還。楚師遷。潛於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馬

戍。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稽音啓。又古今反。吳

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謀在前年。

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黑肱非

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名。而

不如其已。有所謂有地也。言雖有名。不如無名。已

以有名為貴。又有所謂有名不如無名者。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

終為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

昭公

春秋左傳

昭公

經實証一通 得此陪証文乃濃厚

不為利回回正不為義疚疚病也見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義則為之得如向成欲以弭兵為名而宋之盟其名不列欲蓋名章如趙盾偽出奔崔杼殺太史將以蓋弑君之惡而其惡益著推此類言之可見謹嚴之法求名非獨齊豹名章亦不止三叛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守先人嗣作而不義其書為盜求名而不得也二十言其尊年約殺衛侯兄欲求不畏疆在襄二邾庶其在十一年莒牟夷在五年邾黑肱以土地禦之名春秋叛者多唯取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三人來適魯者三人皆小國大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夫故曰賤物事也

猶

又反以一通 得此反跌意乃醒透

亦豹書盜懲肆也若艱難其身身為以險危大人大二叛人名去貪也艱難在位而有名章謂得攻難之士將奔走之攻固作者勇名猶止若竊邑叛君以微大利而無名謂不書貪冒之其人名趣也貪民將實力焉盡力為之不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俞云錄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無禮惡逆皆事之善者也數所主反按數數而不忘記惡無禮言無禮者數而惡之也故曰春秋之稱稱尺證反林文微而微而顯婉而辨稱權衡也義者似而首孫云此作經作傳上之人能使昭明上之人謂在位者意有殊能行其法非賤人所能

惡下一有 逆字

再正結一通

又泛論春秋書法收盡全篇以單論起以泛論結中間一賓一主兩兩對說章法極變極整

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

○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

羸而轉以歌轉轉也。羸力。果反。轉旋轉也。且占諸史墨曰吾夢

如是今而日食何也簡子夢適與日食會。對曰六年

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史墨知夢非日食之應故釋日食之

咎而不釋其夢。入郢必以庚辰庚辰有變日在辰尾故日以庚辰定

郢以井羊政二反四年十一月日月在辰尾辰尾龍尾也周十二月今

庚辰吳入郢而食。補正傅氏曰辰尾居東庚午之日始有謫

火勝金故弗克謫變氣也庚午十月十九日去辛亥朔四十一日雖食在辛亥更以始變

為占也午南方楚之位也午火庚金也日以庚午有

變故災在楚楚之仇敵唯吳故知入郢必吳火勝金

者金為火妃食在辛亥亥水也水數六故六年也

經辛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闕無傳公別居乾

侯遣人誘闕而取之不侯遣人誘闕而取之不夏吳伐越越吳始秋七

月○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

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世

申世叔儀孫也國參子產之子不書盟時公在外未

及告公公已薨○楛諸侯有事于京師皆不書信十

宛

一華寫四層簡妙

此等占驗斷屬附會夫官家之蔽也趙鞅欲并己夢附會日食乃尤蔽耳

跟前傳又添出一層斷盡昭公出亡始末不單指一端也而公因以客死矣

吳方罷楚而沼吳者已見其幾倚伏可畏如此夫

此篇傳城成周上半篇請城成周下半篇令城成周營成周當是一頭兩腳格

首從子朝之亂叙入為城成周作引有大願矣一層且只虛領下方實說本意却文將成王陪襯委重于晉唐皇文字寫得如許清婉漢人詔令差堪彷彿諸從王命天子有命以為城命都跟首

三年十六年成周不書襄二十四年城周不書以是為常事也書城成周則請而後城之是非常也是役也晉魏舒南而韓不信專執于京師未仲幾不受功齊高張後大夫之無王甚矣其不曰京師而曰成周以見周與列國等耳正義曰明年始城此未城而已書者本以城事召集因集而書城耳

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十五

三十三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又不

能用其人也其人謂子家羈也言公不能用其人故於今猶在乾侯

夏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自此之前雖疆事小爭未嘗用大兵史墨

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存亡之數不過三紀歲星三周三十六歲故曰

不及四十年哀二十二年越滅吳至此三十八歲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

凶此年歲在星紀星紀吳越之分也歲星所在其國有禍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正義曰吳越同分而云越福吳凶者以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鄭玄以天文分野斗主吳牽牛主越此年歲星在牽牛故吳伐之凶存參

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子朝之亂其餘

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

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為伯父憂俾使也兄弟謂子朝也伯父謂晉侯我

一二親昵甥舅不皇啓處於今年師圍郊至于今

改落筆固當以天子為主也此左氏文字極有休裁處
天子曰特用運筆可以知其著意處矣

之

勤戍五年

謂二十八年晉籍秦致諸侯之戍至于今

余一人無日忘之念

侯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皆亂常閔閔冀望

先謝前日

安定如農夫之憂饑

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次說今日

周室之憂

肆展放也二文為文侯微文武之福以固

盟主宜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庶作傳頌未便落齒吞此絕佳再說

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當初

作成周遷殷民以為京師之東都所以崇文王之德

劉炫作崇實說目今今我欲微福假靈于成王修成周文德之教亦通

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螫賊遠屏晉之力之賊

也

重圖之下又找三句意濃而氣足自是圖潤文字然其峻潔風格則絕矣此世變為之左氏亦不知其所以然

喻災害。警亡侯。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微怨于百姓也。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庸功也先王之靈以為大功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云欲罷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

如城之天子實云成而城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

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

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伯音韓曰天子有命敢不奉

承以鞞告于諸侯遲速衰序衰差也於是焉在在周

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

三

春秋左傳

昭公

說

范獻子之謀伯音之對一面承上王命一面起下諸侯蓋即以此作兩截轉候也左文未有無中權者命寧世曰須看出周是不得已之語晉是不得已之應周分為兩晉分為三有由然矣

孫經升曰敬王嘗晉使城成周此東周之及分也春秋書此蓋志世變云

詳此摠見王事之重精神全繫王命不在訓評魏舒

每遇工役即作此種筆法前牛是尚書文字後牛是周禮文字

令役于諸侯收本館效諸子以為成命并收中開兩命字以重結首段也無

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詩平丘盟魏子南面居君位衛彪僂

曰魏子必有大咎于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彪僂衛大夫

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詩大雅戒

王者言當敬畏天之譴怒不可遊戲逸豫驅馳自恣渝變也况故乎位以作大事

乎已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計所當城之丈數也搆高卑度

日度厚薄度深曰伋而慎反物土方議遠邇物相也相

取土之方面量事期知事幾知用幾計徒庸人功慮材用

知費幾知用幾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文付

一

當城尺丈屬之欲反書以授帥帥諸侯而效諸劉

子效致韓簡子臨之以為成命臨履其事以命諸侯經所以不書魏舒

○十二月公疾徧賜大夫從公大夫不受賜于家子

雙琥琥玉器正義一環一璧輕服細好受之大夫

皆受其賜已未公薨子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

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

所也不嘉路寢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

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

昭公死失其所由于生失其國失國由于失政失政由于不恤名器左氏引經斷案而并述史墨之言前後一綫其詳子家受賜反賜不敢逆君正見小物且然何況名器但天生陪貳不皆子家而偏多季氏則陵谷變形雷乾易位以世從之失當世修之勤其假之者自諱伊我也而又何疑于客死而莫之矜乎是一篇痛哭流涕文字

史墨語有兩層上截從物生說到天道都是泛論只中間世失世勤數語切說

三

春秋左傳

昭公

年

其意未透故復申說一遍。委友之生順承世修其勤。文公之薨。繼承世從其功。然兩意不平。只重魯君世失一邊。故另以為君不可不恤。作歸結。却又推開。泛論不惟昭公。并為萬世之為昭公者。下針砭也。參看師論。論出君篇。可以觀作者筆意之變矣。

文中三先字。九君字。乃一篇之眼目也。

引詩易。得極。鬆快可喜。

孫執升曰。史墨之言。近証且以獎好。趙簡子之子。晉猶尋之。字魯也。不陳天澤。

之大義。乃曰。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又何怪。三晉共廢其君。為家人而分其地乎。

雷

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謂有地有五。謂有體有左右。謂有各有妃耦。謂陪貳。如音配。此句承上起下。

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陪貳說。

貳。魯侯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

災。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

稷無常奉。奉之無常人。言唯德也。君臣無常位。自古

以然。史墨跡古。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詩小雅。今以實言。

有變。三后之姓。於今為庶。主所知也。三后。虞。夏。商。在易卦。

雷乘乾曰大壯。三三。乾下震上。大壯。震在。乾上。故曰雷乘乾。天之道也。

乾為天子。震為諸侯。而在乾上。君言成。率友。桓之季

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

嘉名聞於世。其名曰友。為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

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於魯。立

公。受費。以為上卿。至於文子武子。文子行父。世增其。武子宿。

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

是乎。失國。失國。權。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

君自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歸名不可以假人
號爵
服名

左繡

錢塘 馮李驊天開
定海 陸 浩大瀛 評輯

同學 錢塘范允斌右文
仁和沈乃文襄武參評
同懷杭州陸 偲與阜

男 馮張孫近漢
孟孫念詒 校輯
尤孫思儀
男 陸麟書素文

左肅

春秋經傳集解

宋林堯叟唐翁附註

晉杜 預元凱原本 唐陸元朗德明音釋

後 馮李驊天開增訂

定公上第二十七 公名宋襄公之子昭公之弟
諡法安民大慮曰定。在位

十五年史傳不言
其母不知誰所生

經 壬 元年春王 公之始年而不書正月公即位
在六月故。正義曰六月即位而人年即

稱元年者史官定策不可半年從前半年從後漢魏
以來雖于秋冬收元史于春夏即以元年冠之是有

春秋左傳

卷五 定公

一

凡類敘數事必以一事為主。則筆方有輕重立格方有剪裁此之謂晉執帥幾

事自應以仲幾為主而魏舒作引于前高張作陪于後章法遂如天外三山一峯獨秀至前後兩不免與中間必以為戮又復穿成一綫則連山復嶺中原白靈氣往來也可以見片段之精可以見線索之密已

魏子蒞政補正以為此印上年南商之事蓋周之正月為晉之十一月而庚寅即巳丑之明日士彌牟既已令後豈有遲之兩月而始裁宋仲幾乃不受功者乎且此後不過三句而畢矣此說甚是但傳往往有一事再見之法以為兩收而失刪其一者未確

左補

因于古也。○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晉執人于天子之側而不以歸

京師故但書其執不書所歸。林大夫專執于是始。○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

自乾侯。告於廟故書至。○戊辰公即位。定公不得以正月即位失其時故詳而日

之記事之。○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公在外薨故八月乃葬

宜無義例。○九月大雩。無傳也。○立煬宮。煬公伯禽子也其廟已毀季氏禱之而立其宮

書以譏之。○煬羊讓反。○冬十月隕霜殺菽。無傳周十月今

八月隕霜殺菽非常之災。政木又作叔

傳元年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

泉將以城成周魏子蒞政。蒞臨也代天子大夫為政。衛彪侯

曰將建天子。立天子之居而易位以令非義也。據正義謂于位是于

天子南面之位此易位是易天子大夫之位。大事奸義必有大咎晉不失

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

及原壽過。簡子韓起孫不信也原壽過周大夫而田於大陸焚焉。大陸

在鉅鹿北嫌絕遠疑此田在汲郡吳澤荒。還卒於甯

甯今脩武。范獻子去其柏椁以其未復命而田也。范

子代魏子為政去。孟懿子會城成周。不書公未即位。庚寅裁

春秋左傳

卷三定公

二

干下同

仲幾語凡寫四遍第一遍直是憑空科
派第二遍便是趁口誑誑第三遍已是
勉強支離第四遍竟是緣天掉謊寫來
字字機鋒却字字使人巨耐皆韓簡所
謂無辭者也欲免于執能乎 四遍又
作兩項讀前半身與薛辛往復後半是
與士伯往復看三代各異物數句一面
駁薛一面又謾晉也

裁設 宋仲幾不受功曰勝薛躬吾役也 欲使三國代
宋受功役也

薛宰曰宋為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

從宋晉文公為踐土之盟 在晉三十八年 曰凡我同盟各復舊

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 固曰

薛舊為 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 皇

也奚仲為夏禹 奚仲遷于邳 邳下邳縣 仲虺居薛以為湯

左相 仲虺奚 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 承

也 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 言居周世不得
以夏殷為舊

為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 言范獻
子新為

政未習 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 求故 仲幾曰縱子

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 山川鬼神 盟所告 士伯怒謂韓簡

子曰薛徵於人 典籍故事 人所知也 宋徵於鬼 取證於
鬼神 宋罪大

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啓寵納侮其此之

謂矣 開寵過分則納受侵侮 啓寵納侮本尚書說命 必以仲幾為戮乃執

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 知以歸不可故 結會城 城三旬而

畢乃歸諸侯之戍齊高張後不從諸侯 後期不及 諸侯之役 晉

左繡

徵人徵鬼違天違人恰好相對 易位
奸義徵見違人正通篇罪案分明處

春秋左傳

卷三 定公

三

以雙調作宕蓋散起整收也

此篇叙昭公喪葬事蓋完出奔案也中
間特詳叔孫一番問答亦所以完子家
案而後敘溝墓惡謚并立煬宮而附及
焉又所以完平子逐君案一結則無不
結也定公即位却只一點蓋一則不能
正終一則不能正始其事已即備于前
後數事中矣子家一生心迹却借他
自家口中總結平子一生罪狀却借榮

賀鷟兩省總結以敘為斷讀者快意作
者匠心

叔孫使告一節與前季孫語詳略互見
亦甚有詞令

三項圓覆得又決絕又婉曲風調最佳
決絕在三則字婉曲在數也字凡文
皆順逆承應此獨問答都用一順筆法
而自有參差變化之妙作者蓋無不工

左肅

女叔寬曰周襄弘齊高張皆將不免叔寬女寬也 襄○襄直良反

叔違天高子違人天既厭周德襄弘欲遷都以延其 昨故曰違天諸侯相帥以崇天子

而高子後期故曰違人 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為不可奸

也為哀三年周人殺襄 弘六年高張來奔起

○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成子叔孫 姑之子 季孫曰

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

子必止之且聽命焉衆事皆諂 子家子不見叔孫易

幾而哭幾哭會也不欲見叔孫故 朝夕哭不同會○幾音祈 叔孫請見子家子

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出時成子 未為卿 君不

命而薨羈不敢見言未受昭公之命 託辭以距叔孫 叔孫使告之曰

公衍公為實使羣臣不得事君始謀不言公衍季欲 俱廢昭公太

子故并誣之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 宋昭 公弟

定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

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

不敢叔孫唐云三若字三則字似似 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

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從公與季氏

春秋左傳

卷三十一 定公

四

也。上兩項明說下兩項却暗說蓋立後從政均不忍掛齒也寫子家自始至終無一懈筆是春秋時才節具備人惜不展其用耳

前半用散中段散中帶整末段用整章法佳甚

傳葬我君昭公事却添一惡謚作對又帶敘立宮筆筆有法

聖人作用行所無事如此

唐錫周曰昭公生死相依不過一子家子耳前段為子家子結案語語迸出血泪冷天下後世有心人自爾心酸昭公怨家仇人不過一季平子耳後段為季平子結案寫出許多惡迹冷天下後世有心人自爾髮指

左肅

無實。寇而出者行可也。與季氏為寇。若焉也則君知。君昭。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噴公。

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噴反。出。六月癸亥公之喪。

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諸侯薨五日而殯。殯則嗣子即位。癸亥昭公喪至五日殯。

於官定公乃即位。公穀鄭註。季孫使役如闕公氏。

死從外來者正棺于兩楹之間。闕魯葬公墓所在也。季孫惡昭公欲溝絕其將溝焉。北域不使與先君同。林公氏猶言公之墓宅。

榮駕鸞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駕鸞魯大夫榮成伯也。旌章也。駕音加。

縱子忍之後必或取耻之乃止。季孫問

於榮駕鸞曰吾欲為君謚使子孫知之。為謚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林信明也。實不臣之迹。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明臣無貶君之義。林自昭公墓外為溝使與先君墓合。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正義蓋就九月立煬宮。平子逐君懼而請禱於煬公。昭公死於外自以為獲福故立其宮。

周鞏簡公棄其子弟而好用遠人。簡公周卿士遠人異族也。為明年鞏氏賊。簡公張本。

簡公張本。

年鞏氏賊。

簡公張本。

年鞏氏賊。

簡公張本。

年鞏氏賊。

簡公張本。

年鞏氏賊。

定公

經 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無傳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天火曰災。秋楚人伐吳。囊瓦稱人見誘以敗軍。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傳 二年夏四月辛酉華氏之羣子弟賊簡公。傳言棄親用疎

所以敗也。

桐叛楚。桐小國廬江舒縣西南有桐鄉。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舒鳩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為我使之無

忌。吳伐桐也。偽若畏楚師之臨已而為伐其叛國。以取媚者也。欲使楚不思吳所謂多方以誤之。秋

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從舒鳩言。吳人見射于豫章。為將

伐而潛師于巢。實欲以擊楚。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

之。楚不忌故。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繁守巢大夫。

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射姑邾大夫。夫出辟酒。聞乞肉焉。

奪之杖以敲之。奪鬪杖以敲鬪頭也。為明年邾子卒傳。敲苦孝苦學口交三反。

經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再同盟。林莊公卒子隱公益立。夏四月秋葬邾

莊公。六月乃葬。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拔地闕。

葬。定公。

閻

此等處自是本與下交為一自耳。不當從先經始事之例。

使之無忌則信其見舟而又不料其潛師此所以處處受虧也得訣只一誘字耳。見舟為潛師計又即為軍楚計一策兩用寫吳光智計絕人。

又好潔又卡急寫來如活不讀結句幾駭此公何乃如是文之先描而後點者必倒吸神理於前到臨了一筆點出使人恍然嘆絕方為妙品此文是也

疾

傳三年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門上臨廷闈以餅

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闈曰夷射姑旋焉旋小命執

之此數句是并寫下惡好潔弗得滋怒自投于牀廢于鑪炭爛遂卒

廢隋也唐云上是卡急下是好潔此數句是分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內車及殉別為便

遺命房蓋其莊公下急而好潔故及是下躁

○秋九月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平中獲晉觀虎恃

其勇也為五年士鞅○冬盟于邾邾即修邾好也公即位

○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佩佩以如楚獻一佩一裘

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

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

之成公唐惠侯之後肅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

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

子常因唐侯弗與故偽請代醉子常歸唐侯自拘

於司敗竊馬者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隱憂棄國

家羣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相助也夫人唐侯

謂養馬者

明年唐蔡同伐楚而經獨書蔡侯以吳子是蔡為主也故此篇兩事平敘而單收蔡侯須玩一路平中寓側又不露斧鑿痕所以為工凡作兩層對寫前一層從主入賓後一層從賓入主畧詳順逆筆法極其圓轉

兩邊互有詳畧然唐所詳從者償馬之辭蔡所詳則其君沈玉之辭也旨趣懸絕而間架不殊乃所謂無斧鑿痕者

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

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

之久也，官不共也。言楚所以禮遣蔡侯之物，不共備故。明日禮不畢，將

死。遣蔡侯之禮。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

南者，有若大川。自誓言若復渡漢，當受禍，明如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

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而請伐楚。為明年會名，陵張本。

乙未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癸巳正

月七日，書二月從赴。林惠公卒，子懷公柳立。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

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

睪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於召陵先行會

禮入楚竟，故書侵。林晉楚交兵止此，傳曰：劉文公合諸侯至平丘而止，則是役劉子為之也。劉文定內

難復辟于周，而楚納子朝，於是合十有六國之師伐楚。雖五伯未有盛于此者也，以周之不競，而能合諸

侯，盛于五伯，俄而劉子卒，君子蓋深悲之也。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

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姓音生，又作生。五月，公及諸侯

盟于臯鼫。召陵會劉子，諸侯總言之也。繁昌縣東南有城臯亭，復稱公者，會盟異處故。鼫由

又反，林有晉侯在，何以書公及諸侯盟，非晉主盟也。公會諸侯盟于薄，公會諸侯盟于宋，皆後至之文也。

非後至也。而曰公及諸侯盟，則以魯主之也。是故書及劉卷卒。諸侯無會同，於是特相盟者矣。

杞伯成卒于會。

無傳。悼公卒，子隱公自立，是年七月，隱公弟遇弒，君自立，是為僖公。

正義曰：三同盟，杜註偶脫。

○六月葬陳惠公。

無傳。許遷于容城。

○秋七月，公至自會。

無傳。劉卷卒，子奉命出盟，召陵。

死則天王為告同盟，故不具爵。○不卒，有闕于天下之故，則卒之於襄王之難，有王子虎焉。於敬王之難，有劉卷焉。君子曰：王室其庶幾乎而無救于周，是故特卒之也。司焉遷于諸國，世家多卒，孔子知此。○葬杞悼公。無傳。楚人圍蔡，故也。○晉士鞅衛者也。

孔圉帥師伐鮮虞。

無傳。孔圉，孔羈孫，士鞅即范鞅。

○葬劉文公。

無傳。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

補。

正傳氏曰：柏舉在今河南西平縣，本柏子國。

楚師敗績。

師能左右之曰以，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吳為蔡討楚，從蔡計謀，故書蔡侯以吳子言能左右之也。囊瓦稱人貪以致敗，不能死難，罪賤之。柏舉楚地，昭三十一年傳曰：六年十二月庚辰，吳其入郢，今以十一月者，并數閏也。於是晉辭蔡侯，天下諸侯無與憂蔡者，而愬之吳。吳子與師以伐楚，是則夷狄憂中國也。是故吳始稱子，書戰書伐書敗績，皆進吳而楚囊瓦貶稱人。

楚囊瓦出奔鄭。○書名，惡之。庚辰，吳入郢。弗地，曰入。

吳不稱子，史畧文。○林：郢，楚都也，入國不言邑，入楚也。而曰入郢，非得國之辭也。前曰吳子，今日吳復從其舊號也。會黃池書吳而已。

此篇首段畧敘召陵之會。中段却詳敘
臯鼬之盟。事固以文重也。末段仍回顧
召陵作結。則首尾相應之定法矣。

俞寧世曰。蔡侯怨楚歸晉。其志甚堅。求
貨勿得而辭。失蔡心矣。先蔡于衛以求
悅也。聽祝佗言。乃復長衛。由是蔡侯棄
晉。即吳。爭盟中夏。晉遂失羈。此春秋一
大樞要也。篇中數關。且語敘得分明。而
晉遂失諸侯句。尤宜着眼。

經書蔡常先衛。夫子筆削。豈不知尚德
耶。如其言。蔡仲率德改行。則亦以德封
矣。有德而加以長兄弟之子。自當先衛。
踐土之盟。晉文故欲長叔武。以疑衛成。
兄弟使之骨肉相猜。非定例也。故經仍
先蔡。自是以後。唯昭元年。虢之盟。蔡公
孫歸生以後。至敘衛齊惡。下然前此宋
之盟。蔡亦後至。未嘗後衛也。此蓋晉將
長蔡。乃各復舊職。衛却藉口。踐土思欲
爭勝。自是強詞。但據他托尚德為冠冕。
執蔡叔為口實。反復復亦頗中理解。
故春秋詞令最多。獨目紕以佞。而召陵
之會。依然先蔡。則一時之辨。不足亂百
世之常也。顧其文。則雋妙極矣。前既

左肅

傳四年。是年曹聲公弟露。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
弒隱公代立。是為靖公。

于召陵謀伐楚也。
文公王官伯也。晉人假王命以討。楚之久留蔡侯。故曰文公合諸侯。

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

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瘧方起。

中山不服。
中山鮮虞。棄盟取怨。無損於楚。晉楚同盟。伐之為取怨。而

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

晉敗楚侵方城。
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

鄭。鄭人與之。
析羽為旌。王者遊車之所建。鄭私有之。因謂之羽旄。借觀之。明日或

施以會。
或賤者也。繼施曰施。令賤人施其施。執以從會。示卑鄭。晉於是乎失諸

侯。
傳言晉無禮。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子行敬

夫曰會同難。
難得。噴有煩言。莫之治也。噴至也。煩言

責反一音責。噴是煩意。杜註本賈逵相傳訓也。補

正曰。噴爭言也。管子有噴室之議。荀子噴焉而不類。

其使祝佗從。
祝佗大祝子魚。公曰善。乃使子魚辭曰。臣

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

職。傲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
隸賤臣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
社稷動。謂國遷。君以軍行。祇社鼙鼓。
師出。

春秋左傳

卷五

定公

十

辭蔡此又欲長蔡正寫晉全無主張。遍失諸侯處。俞謂先蔡所以悅蔡可謂諫心之論。

乃長衛侯于盟。全賴此人捷給不替。不得贊。又不得令于未會前特着敬子。筆便是預先下了評斷也。巧妙固在常法之外耳。

先有事祓禱於社。謂之宜社。於是殺牲以血塗鼓。為樂鼓。祝奉以從。奉社。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謂朝。君行師從。二千五百人。卿行旅。從。五百人。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皐鼬。將長蔡於衛。欲令蔡先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蔡叔周公兄。康叔周公弟。據史記管蔡世家。太姒生長子伯邑考。次武王發。次管叔鮮。次周公旦。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邕叔武。次霍叔處。次康叔封。次聃季載。則蔡叔周公弟也。今日兄者。正義謂馬遷辟謬。看倍二十四年傳富辰言。文之昭。蔡在魯上可知。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

大旨只是尚德不尚年。却分作兩層洗發。前半重寫尚德。而以不尚年作掩筆束上。生下半重寫不尚年。仍繳到德字。作收煞。尚德為主也。呼應往復。篇法如神。以衛貼尚德。以蔡貼不尚年。互見處極有分寸。唐錫周曰。就蔡侯康叔之兄六字分說。合說反說。正說橫說。豎說無不入妙思。異水而泉湧。筆非秋而垂露。熟讀此等文。作君來題。何至如坐針孔中。

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為睦。睦。親厚也。以分魯公。以大路大旂。魯公伯禽也。此睦。盛德見親厚。姓諸侯車也。交龍為旂。周禮同姓以封。夏后氏之璜。璜。美玉名。周禮鄭註。半璧曰璜。封父之繁弱。封父古諸侯也。繁弱大弓名。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即就也。使六族制。是使之職事于魯。共魯公之職事。以昭周公之明德。昭顯也。

分之土田陪敦陪增也敦厚也陪一作倍同步回反祝宗卜史大祝宗人

大卜大史凡四官備物典策典策春秋之制官司彝器官司百官也彝器常用器

因商奄之民商奄國名也與四國流言或逆散在魯皆令即屬魯懷柔之逆彼諍反命

以伯禽伯禽周公世子時周公唯遣伯禽之國故昔以付伯禽劉炫云伯禽亦命書篇名而

封於少皞之虛少皞虛曲阜也在魯城內分康叔康叔衛之祖以大路

少帛精棧旃旌少帛雜帛也精棧大赤取染草名也通帛為旃折羽為旌精七見反棧

步其反又音吹大呂鍾名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

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畧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

畛塗所徑也畧界也武父衛北界圃田鄭駁取於有名繁步何反錡魚綺反畛一音真徑音經

開之土以其王職有閭衛所受朝宿邑蓋近京畿取於相土之東都

相土商之先君詩相土烈烈以會王之東蒐為湯沐邑王東巡守以助祭泰山聘

季授士弟司空陶叔授民陶叔司徒命以康誥而封於

殷虛康誥周書殷虛朝歌也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皆魯衛也啓開也居

殷故地因其風俗開用其政分唐叔唐叔晉之祖以大路

密須之鼓密須闕鞀甲名鞀九勇反沾洗鍾名洗息典反懷姓

九宗職官五正懷姓唐之餘民九宗一姓為九族職官五正五官之長命以唐

辟提卑束中分三段以兩賓夾一主三分三命是三平兩啓兩疆又是兩對整齊中之參差也

唐荆川曰使事甚多而文波流動故不板拙

來上生下筆如屈鏡

上半從與出主下半直從主說起而與陪在後用筆變甚

文凡四層末層亦與中主大抵作者命格乃上半兩頭與中間主下半兩頭主中間實也配搭整而變妙不可言兩頭主以蔡先衛猶先蔡兩句為眼目也

前後無不相配者 特詳蔡仲命詞為蔡出醜惡妙極

五叔無言見不但不得長衛與夷叔其弟同是抉進一步法 曹文之昭是本會中一現在証佐晉武之穆又是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踐土之盟則正其以舊事為談柄音也層層襯托批駁盡情蔡花之舌生花之筆合成花團錦簇之文

誥而封於夏虛唐誥誥命篇名也夏虛大夏今大原晉陽也啓以夏政亦

夏風俗開疆以戎索大原近戎而寒不與中國同故自以戎法三者皆叔用其政

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德猶

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亦有一宗管蔡啓商亦

王於是乎殺管叔亦

而蔡蔡叔周公稱王命以討二叔蔡放以車七乘徒

七十人與蔡叔車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

為巴卿士為周公臣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命為蔡侯其命書云

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胡蔡仲名若之何其使蔡

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大宰康叔為司寇

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五叔管叔鮮蔡叔

毛叔曹文之昭也文王子與周公異母晉武之穆也武王子曹為

伯旬非尚年也以伯爵居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

文公為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

蔡踐土召陵二會經書蔡在衛上霸主以其載書云

王若曰晉重文公魯申衛武武蔡甲午鄭捷文齊

上。半。三。段。布。局。甚。寬。下。半。接。連。四。層。一。層。緊。一。層。前。後。緊。語。勢。文。勢。俱。有。層。出。不。窮。之。趣。矣。
則。尚。德。也。不。尚。年。也。上。段。自。為。呼。應。不。正。其。德。將。若。之。何。又。合。兩。段。起。訖。為。呼。應。截。講。格。大。概。不。出。此。法。

太叔九言與視銳利口捷給相映作者益以應變不尅尚口持躬不在多言也歟。

相舉之役亦左氏敘戰大篇也。只作兩。大。截。讀。司。馬。到。首。以。土。敘。吳。師。入。郢。事。楚。子。涉。睢。以。下。敘。昭。王。奔。隨。事。通。局。以。伍。員。申。胥。為。起。訖。前。半。寫。伍。員。覆。楚。後。半。寫。申。胥。與。楚。分。明。以。必。覆。必。與。兩。語。為。一。篇。之。關。目。也。然。與。楚。于。本。文。只。作。一。引。而。覆。楚。亦。只。于。起。手。一。提。文。中。更。不。詳。寫。一。二。直。至。末。段。回。應。重。與。喚。醒。結。構。尤。奇。
前半又分兩節。除首段敘覆楚緣起外。逐層換敘戰敗事。自夾漢而濟漢而陳。柏舉子常奔而史皇亦死矣。自清發而雍澨而吳入郢。楚子出而司馬亦到矣。凡此皆所以照應行人謀楚而為之吐。

左補

春秋左傳

卷三

三

昭公宋王臣成公。王莒期。茲丕公也。齊序鄭下周。本或作壬。莒期之宗盟異姓為後。正

義曰。盟之先同姓者。唯謂王官之宰。臨盟時耳。踐土則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此盟則劉子在焉。其餘雜盟。自以國之大小為次。故襄二十七年宋之盟。晉楚爭先。若其皆先同姓。則楚焉得競乎。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畧。也。而。不。正。其。德。也。略道也。而。不。正。其。德。也。

將如之何。長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長。蔡。起。長。衛。

於盟反。自召陵。鄭子大叔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為之。前子。畢。應。敘。及。踐。土。此。於。召。陵。敘。及。黃。父。亦。相。映。

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十五年。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

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以能。無復。驕人。無復。

怒復重。無謀非德。非所。無犯非義。傳言簡子能用。善言所以遂與。

沈人不曾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秋楚。分。寫。蔡。分。寫。吳。

為沈故圍蔡。伍員為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恰有此陪客。

在昭二。伯氏之族出。郤宛。伯州犂之孫。詬為吳大宰。十七年。伯州犂之孫詬為吳大宰。

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合。寫。蔡。吳。領。起。前。半。篇。

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合。寫。蔡。吳。領。起。前。半。篇。

伐楚。唐侯不書。兵屬於。會舟于淮。吳乘舟從淮來。過蔡而舍之。

又音捨。自豫章與楚夾漢。豫章。漢東。左。司。馬。戍。謂。子。江北地名。左。司。馬。戍。謂。子。

春秋左傳

卷三

三

其氣也看他步步是結上文字。後半亦分兩節除末段敘與楚緣起外逐層按敘王奔事自涉睢而奔鄖盜以戈擊而由于受之臣欲報讎而闕幸免之何其忠也自奔隨而盟隨子期逃王而已為王鈔金要言而不為利何其義也凡此皆所以襯托下臣乞師而為之作其機也看他步步是起下文字

經書蔡侯以吳子故從蔡伐沈楚圍蔡敘入然文則以吳為主而吳又伍員為主看他正敘蔡事中突插入人謀楚一筆又述便帶幸壽謀楚以陪之而以無歲不有吳師出色寫伍胥然後輕輕轉到蔡侯囚之跌出伐楚為一篇提綱只此幾筆有多少針線在

敗楚者子常也有一司馬戌而不能用反聽史皇忌克之言其敗宜矣前半出色寫司馬毀舟後擊見其智耻禽免首見其勇而死則既不能謀又不能死徒以其積弱之宮爭與而資寇前後各寫三戰兩兩相形足使子常魂殺

前入云吳師舍舟登陸深入軍地如皮謀則廉皆常日子公漢而與之上下沿緣也緣漢上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受敵可使盡藏而有物敗之惜哉還塞大隧直轅冥阨三者漢東

之隘道○冥如字○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或作冥阨於解反從司馬戌引八子常常士也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黑楚武城大夫曰吳用木也

我用葦也用軍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史皇楚大夫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城口三隘道之總名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禹貢漢水至大別南入江然則

此二別在江夏界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知吳不可勝史皇曰安求其事求知政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言致死以克吳可以免貪賄致寇之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

舉二師吳楚師者伍胥之替身也死不仁瓦子常名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

三戰

定公

左

子泓漢我毀舟子濟漢我後擊司馬句
句與襄瓦同心楚莫有死志我死而楚
可入楚沒有聞心半渡而後可擊夫槩
着着是伍胥左手左氏敘戰必先敘謀
此文兩邊敘來絕手強對異樣精神

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以戰吳從楚師及清發清發

水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鬪况人乎若知不免而

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鬪心

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為食吳人及

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澐五戰及郢陳故不在戰數

相舉也清發也雍澐則食者走不暇陳故不數也

已卯楚子取其妹季芊界我以出涉睢睢水出新城

至枝江縣江是楚王西走芊面爾反楚姓季芊

界我皆平王女也服云界我季芊之子睢七餘反

後文只見季芊楚子所以得睢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

吳師燒火燧繫象尾使赴吳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

以尊甲班次子山吳夫槩王欲攻

之夫槩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吳無禮所以不

能遂左司馬戌及息而還敗吳師于

雍澐傷司馬先敗吳初司馬臣闔廬故耻為禽焉司

嘗在吳為闔廬臣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

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失不知三戰皆傷

文勢在此處作界限而前寫司馬句甲一段奇杰後便連寫由于聞辛子期鑿金許多奇杰乃一氣趕出由奇杰以與極奇杰之伍員作首尾對仗也幾行一井豈比天吳紫鳳顛倒冠褐者耶

一面觀起申胥一面又對照伍員掩映天成然此正作者不肯明寫伍員報楚之微旨也旌其志而不誇其功君臣父子之間有權衡焉否則越絕書何難先洩汲冢之奇乎

入郢之後楚昭全虧依隨返國故奔隨盟隨敘事特詳看吳隨一番往復及乞師兩次告哀知此文前半以計謀勝後半以辭令勝合之遂成全璧較前鄢郢漢塞等篇又換一番色澤矣

曰吾不可用也已旬甲布裳到而裏之司馬曰死到取其首○到

古頂前半以司馬為起訖片段藏其身而以其首免傳言司馬楚子涉睢濟江

入于雲中入雲夢澤中所謂江南之夢○夢如字又音蒙王寢盜攻之以戈

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鄢鍾建負季芊

以從鍾建楚大夫由于徐蘇而從以背受戈故鄖公辛之

弟懷將弑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

成然之子闞辛也昭十年楚平王殺成然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

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讐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

侮矜寡不畏彊禦唯仁者能之詩大雅言仲山違疆甫不辟疆陵弱

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君

滅宗朝不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闞辛與其

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

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竄

也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獎

也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

隨公此句見勢之危迫生出一段情事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子期昭王兄逃王而已公子結也

宮也

為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十與之不吉乃辭吳

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

于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

人楚王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鳩安鑑金初

宦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要言無以楚王與吳并

音王使見王喜其意欲引見之以辭曰不敢以約為

利此約謂要言也此一時之事非為德舉故辭不敢

困約之時以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當心前割

示其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包胥楚其亡也謂申包胥

曰我必復楚國復報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

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

長蛇以荐食上國荐數也言吳盧始於楚寡君失守

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

疆場之患也吳有楚則與秦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

焉與吳共分楚地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

撫之世以事君撫存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

忽然回應起手直奇筆也

五戰及郢奔即奔隨事勢不振而文因

之讀此段精彩煥發死灰中凜凜有生

氣最支家掉尾生動處能振起通身神

致豈非千古奇杰之事須得此奇杰之

筆耶

盧始子君疆場之患即燭之武退秦師

語但彼猶婉轉此更急直則事勢不同

耳未以利動之接連三轉及其未定可

以取分亡則全為秦土撫則長以事秦

總是一口咬定要他作速出師歸重未

句一面要忠君一面又要踐約直是半

点放鬆不得

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

伏猶

也。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

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

詩秦風取其王

子與子同仇與子偕作與子

偕行。勺市灼反又音灼

九頓首而坐。

秦師乃出

爲明年包胥以秦師至張本

經丙申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夏歸粟

于蔡

蔡爲楚所圍饑於越入吳於發聲也。林昭

而後越入中國昭五年會于墳也越常壽過始見于

經而亟稱人後三十年而入吳不復稱人矣晉楚之

初春秋未以敵言之戰于柏舉也則吳稱子矣吳楚之

吳越終春秋不以敵言之也是故越入吳書吳入越

不書。公羊傳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越者能以

其名通也

杜無此義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秋七月壬子

叔孫不敢卒。

無傳○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五年春王人殺子朝于楚。

因楚亂也終閔馬父之言

○夏歸粟于蔡以周亟矜無資。

亟急也

○越入吳吳在楚也。

○六月季平子行東野。

東野季氏邑。行下還未至

左肅

春秋左傳

卷三定公

七

兩以其情無資以其物

此策所謂反視其妻已有挑之者也

此段爲陽虎亂季作引以不紐爲主前爲公則止虎之逐後爲私則勸虎之行

虎之亂季不扭開之也

徒

兩行東野雨弗與弗敬遊說而用對格敘事總以整為工

丙申卒于房

補正房疑即防字古書作自脫其下而為防字漢仙人唐公防碑可考也漢

書汝南郡吳房孟康云本房子國而史記項羽封揚武為吳防侯武帝紀濟川王明廢防陵而常山王教

徒房陵皆二陽虎將以璵璠斂璵璠美玉君所佩字相通之証璵璠音餘顛仲

梁懷弗與懷亦季曰改步改玉昭公之出季孫行君事佩璵璠祭宗廟今

定公立復臣位改君步則亦當去璵璠玉藻云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鄭註尊者尚徐接武

蹈半跡繼武迹相及中武迹間容迹是步不同也又云公侯佩山玄玉大夫佩水蒼玉是玉不同也

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不狃季氏臣費宰子既葬相子行東野子李孫斯及

洩也為君不欲使僭

費子洩為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令仲梁懷仲梁

懷弗敬懷時從桓子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行逐為下陽虎

囚桓子起

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

楚五百乘三萬子蒲曰吾未知吳道道猶使楚人先

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子沂楚地吳

人獲遺射於柏舉遺射楚大夫射其子帥奔徒楚散

卒以從子西敗吳師於軍祥地秋七月子期子蒲滅

此篇正敘申胥與楚之功分兩截讀前段兩敘吳敗而終之以夫概王歸後段亦兩敘吳敗而終之以吳子亦歸兩段各以秦師作提挈極參差事寫得極整齊而兩截中間特將吳師敗楚雍濂作一折尤見此役非秦師不為功結構有法

首句振起全局只七字而有風馳雨驟之勢是謂神來

春秋左傳

卷三十一

定公

以一。至。字。跌。出。兩。歸。字。音。未。帶。寫。兩。歸。字。一。是。新。囚。一。是。舊。虜。寫。與。此。行。竟。一。無。所。得。蓋。全。賴。申。胥。之。力。也。所。以。表。之。者。至。矣。未。二。事。正。與。前。帶。敘。夫。槩。自。立。奔。楚。相。配。成。章。法。者。

唐從吳伐九月夫槩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自立

為吳王犇楚為堂谿氏傳終吳師敗楚師于雍澨秦

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麋名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

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前年楚人與吳戰多死麋中言不可

并楚則祭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言焚

祀不廢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婿

之谿楚地名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囚圍與罷闔與罷請

先遂逃歸與罷楚大夫請先至吳而逃歸言吳唯得楚一大夫復失之所以不克闔音因與

又作與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

罷音皮諸梁司馬沈尹戌之子葉公子高也吳入楚獲后臧之母楚定臧棄母而歸葉公終不正

視之不義

凡見奔弑必詳其故桓子見囚獨窳如其求蓋其故在爾父可知已矣

○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文伯季桓子從父昆弟也陽虎

欲為亂恐二子不從故囚之而逐仲梁懷冬十月丁亥殺公何藐

藐季氏族藐七已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魯南城門庚

寅大誣逐公父歟及秦遄皆犇齊歟即文伯也秦遄平子姑壻也傳言

季氏之亂歟昌欲反

此篇敘楚子歸國事。首句入郢，提起下段。以王之奔隨，王之在隨，分領相對作片。段是一頭兩腳格。

楚子入郢，只敘一賞功事，而參差各變。九人中畧四而詳五，五人中畧辛為首，却另敘在前，闕懷居未却接筆，先敘自此而甲胄而鍾建，而由子一路倒敘，大都敘事由淡而濃，層層味事在後，作收煞。今讀者越讀越有精神，此作意處也。

論常法則以王賞提在首段中，下文分敘可耳。此處特變兩頭各寫一人中間，連寫三人，前裁伸縮是之謂參差入妙已矣。其實敘賞只懷晉兩人是正寫。

一以當舍故，一以遂逃故也。前後三人，只是開文點綴，行文遂有綺鮮花散之奇。

王之奔隨也。下却敘藍尹涉帑事。王之在隨也。下亦敘子西保路事。兩人都不在賞內，正相對也。章法奇絕。

楚子入于郢吳師已歸初闢辛聞吳人之爭官也。曰吾

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

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曰

江夏竟陵縣有白水出。聊屈山敘此為闕懷作。帝不藍尹壘涉其帑齊楚大夫

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寧安定也子西曰。子常唯思舊

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惡

也。王賞鬪辛。王孫由于。王孫圍。鍾建。鬪巢。申包胥。王

孫賈。宋木。鬪懷九子皆從王有大功者子西曰。請舍懷也以初謀弒

王也。舍音拾又音赦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終從其兄。免王天難是大德

申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

吾尤子旗。其又為諸此事勝伍君矣求欲無厭。平王殺之。在昭十四

年。遂逃賞。王將嫁季芊。季芊辭曰。所以為女子。遠丈

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為樂尹司樂大夫王之在

隨也。子西為王輿服。以保路。國子脾洩脾洩楚邑也失王恐國人

潰散。故偽為王車服。立國脾洩。以保安聞王所在而

道路人。正義曰。子時子西蓋假稱王。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麋於麋築城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

三

俞選聯栢舉作一篇評云左氏敘數大戰獨此番不同他戰或以謀勝或以力勝此戰全是報仇雪耻之師觀前從子胥謀楚提頭後從實功結穴純以德怨作關紐行文沉鬱頓挫淋漓痛快固已兼越絕史記之長

速

知子西曰不能如辭言自知不能當辭勿行正義

也語然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

也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

猶在袒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

能也實亦傳言昭王所以復國有賢臣也○袒音但

○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役也三年鮮虞獲晉觀虎

〔經〕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

斯歸游速大叔子○林斯執元公成立○二月公侵鄭林自宣之季年凡伐不言

公魯無君將者八十年矣至是書侵鄭則以公山不狃侯犯陽虎之專也故曰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公至自侵鄭無○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孫微矣

晉○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稱行人言非其罪○冬城中

城無傳公為晉侵鄭故懼而城之○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鄭無傳何忌不言何闕文鄭貳於齊故圍之

傳六年春鄭滅許因楚敗也分明楚事

○二月公侵鄭取匡為晉討鄭之伐胥靡也胥靡周地也周

僖翩因鄭人以作亂鄭為之伐胥靡故晉使魯

討之匡鄭地取匡不書歸之晉○僖丁甘反往不

此與下如晉篇當合看前一節是陽虎惡季孟于衛而衛侯泉使追之後一節是陽虎辱季孟于晉而晉人果兼享之虎之計得矣然衛公叔晉范獻都明眼

二書

春秋左傳

三

觀彼一則曰天將弊陽虎一則曰魯人
患陽虎而虎雖狡其如肺肝之如見何
章法極整而明也

往還出入皆虎所使却不提寸首而神
占十四者之冲是參差法

將以作呼應末又着一天將以字文
謂不渙不亂是整齊法

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陽虎

將逐三桓欲使舍於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彌子

得罪於鄰國提句却作容單有致公叔文子老矣文子公叔發輦而如公曰无入而

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晁衛文公之晁成

之昭兆寶龜正義晁之名舒不知其故昭兆言其兆文分明也定之鑿鑑鑿帶而以

鏡為飾也今西方羌胡猶然古之遺服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

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為之質為質求納魯昭公此

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蒙覆也無乃不可

乎大姒之子大姒文王妃唯周公康叔為相睦也而效小

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

待之若何乃止止不伐魯師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

獻此春取虎欲困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幣三桓

并求媚於晉故強使晉人兼享之賤晉故不復兩設禮明經所以不備

孟孫立于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

息肩於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稱先君以徵其

其言若欲使晉必厚待之補正曰恐趙氏陰厚之故為此言凡誓辭有如日有如河有如先君者謂苟

實作此語反言似正字字藏鋒露穎妙筆

因上文立對不見會心故另找此一筆以與孟孫機鋒相對文固以相配為佳

敘了西定楚却從大敗後措手識見出人意表亦句句作跳脫之筆

敗舟師不敘地敗陵師不敘人一從彼說來一從此說去一敗在舟師上一敗在陵師下字字變也楚國惕亡不總束于後而插点于中用

筆字變且見又敗之更不可為以反跌子西乃愈有力也妙絕乃今可為矣敘事中着議論却只点得一筆奇甚

亂周伐周只似近事不作追敘筆法者以為晉討鄭之伐晉靡已見于前公伐鄭傳中也其事不見于前而見于後彼此互讀而後明左氏往往于此等處用暗筆耐後人思尋耳

敘樂祁使晉事作兩半讀見瀾以上重知難而行句以下重揚楯賈禍句前虛後實一氣跌到乃執樂初篇中凡三寫陳寅亦一知幾之士也 陳寅曰蓋

不如此將如何將如何將如何將如何先君何言其神臨之必降之禍也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其人執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

虎矣孟孫知其豐以為必適晉故強為之請以取入焉欲令晉人聞虎當逃走故強設請託之辭因此言以入晉令晉素知之為之于僞反

○四月己丑吳太子終纍敗楚舟師終纍闔廬子夫○紫力迫力軌獲潘子臣小惟子○二子楚舟師之帥二反差初佳反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揚陸軍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為矣言知思而後可治於

是乎遷郢於都林改都為郢故而改紀其政林改其之紀其政以定楚國傳言楚賴而理之子西以安

○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于周儋子朝鄭於是乎伐馮滑晉靡負黍狐人闕外鄭伐周魯伐鄭取匡前於此見者為成六月晉闢沒成周且周起也陽城縣西南有負黍亭

城胥靡為下天王出居姑蕪起

○秋八月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以與公陳寅曰必

以前偶後音爲章法

知難而行伏下賈禰子孫得志顧上立
後一順一創兩截一事矣

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

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寅知晉政多門往必有難故使樂祁

立後唯君亦以我爲知難而行也見溷而行溷樂祁子也見

於君立以爲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縣上獻楊

楸六十於簡子楊木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

氏又有納焉以楊楸賈禰弗可爲也已知范氏必怨將得禍然

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以其爲國死范獻子言於晉

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

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獻子怒祁北趙氏經所以稱行人

○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于臺社詛于

五父之衢傳言二桓微陪臣專政爲八年陽虎作亂起

○冬十二月天王處于姑猶姑猶周地猶是子朝一山舊反辟儋翩之

亂也餘波爲明年單劉逆王起

經戊戌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齊侯鄭伯盟于

鹹衛地○此特相盟也特相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諸侯無主盟矣是故書石門以志

諸侯之合書鹹以志諸侯之散此春秋之終始也○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

以侵衛稱行人非使人之罪齊侯衛侯盟于沙結叛晉也陽平元城縣東南有

沙亭沙一星和反○大雩無傳過也○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夏國

孫佐○九月大雩無傳過也○冬十月

傳七年春二月周儋翩何生大于儀栗以叛儀栗周邑

○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為政鄆陽關皆魯邑中貳於齊齊今

歸之不書虎專之中丁仲反

○夏四月單武公穆公剽桓公文公敗尹氏于窮谷尹氏復當儋嗣共為亂也

尹氏復當儋嗣共為亂也

叛晉是定哀時之失關目論見圖說中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于衛也衛侯欲叛晉屬齊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

結以侵我欲以齊師懼諸大夫齊侯從之乃盟于瑣瑣即沙也為明年涉

佗接衛侯手起○接子對反

○齊國夏伐我齊叛晉故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

懿子處父孟氏家臣成宰公將省軍齊師齊師聞之斂陽○斂力檢反又音廉

墮伏而待之墮毀其軍以誘敵而設伏兵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

死而女苦夷曰虎陷二子於難苦夷季氏家臣二子季孟○苦始占反

也讀後文而卯之此文直得其不露斧鑿痕處

制虎者處父也却與苦夷平敘專季者陽虎也却與處父平提而兩人固不平也

此節又陽虎欲危季孟子齊也前為外人所窺此即為同類所制亦見其戾且孤矣

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愬乃還不敗。傳言陪臣強能自相制季

敢有心。
○冬十一月戊午，單子、劉子逆王于慶氏。慶氏，守姑

晉籍秦送王。己巳，王入于王城。己巳，十二月五日。有日無月。館于

公族黨氏。黨氏，周大夫。○黨音掌。而後朝于莊宮。莊王廟也。

春秋左傳卷二十七 終

